

毛共「九大」後大陸內外情勢之分析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該所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三十四次學術座談會，討論毛共「九大」後大陸內外情勢之分析。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郭乾輝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專家學者有：（依簽名為序）郭乾輝、任卓宣、丁楚源、汪學文、魏克威、鄧公玄、張棟材、邢國強、胡傳厚、劉懋枏、王健民、李天民、萬大德、馮達、金達凱、姚孟軒、王修誥、鄭學稼、江嘉永、曹敏、張虎、王蘊、高向杲等二十餘人。會場情況甚為熱烈。此外中央通訊社和中央日報等各報社記者多人曾作現場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次序，將各人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報告：

今天本所舉行第卅四次學術座談會，研究的專題是「毛共『九大』後大陸內外情勢之分析」。

毛共的「九大」已經結束了，在毛共開會期間，國外若干姑息主義者，對毛共「九大」寄予很大的期望：第一、他們認為這次「九大」的召開，是「文革」結束的標誌，今後大陸偽政權將會趨於穩定。第二、他們預料「九大」以後，周恩來可能得勢，在周恩來的溫和路線之下，可以和毛共和平共存。第三、他們估計「九大」以後，由於大陸局面趨於安定，其經濟必然迅速恢復，能多與毛共勾搭，即可擴大貿易機會。這是姑息主義份子的期望和幻想。

可是，從毛共「九大」文件，尤其是林彪的政治報告看來，上述姑息主義份子是大失所望的。因為林彪的政治報告是充滿火藥氣味和贗武精神，特別是要繼續其暴政統治與暴力輸出；同時，周恩來又沒有得勢，而且更加孤立了。於是，姑息主義者在失望之餘，却又自稱在林彪報告中找到了與毛共共處之道，這就是林彪在報告中提到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夢想以此為根據，來和毛共打交道、做生意、進行種種政治勾搭。實際是錯會了意，林彪報告的主要精神是另有所在的。

今天的座談會似可針對這些問題，根據林彪的政治報告，及目前大陸的具體情況，對大陸今後情勢的發展給予客觀的分析。在座談未開始以前，請李天民先生就題目先作一說明。

李天民先生：

對九大後大陸內外情勢

提出問題作以簡要說明

主席、諸位先生，剛才主席已向各位就今天座談會題目的重點作了說明，我個人想提出來的不是一個報告，而是我們所裏同仁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感到一些什麼問題，簡單的提出來，請以後發言的各位先生加以指教。依照今天提出來的題目包含了四個部份：一個是從毛共的總形勢來看，一個是從毛共的內部來看，一個是從毛共的對外政策來看，最後是結論。就總形勢講，提出三點：一是今後毛共的政策路線。基於毛匪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九大召開以後他還要繼續「鬥、批、改」，是不是會把文化大革命換一面旗子，繼續延長它內部的鬥爭。二是從組織上看。從毛共九大召開以後的組織上看，毛共召開「九大」是不是意味着中國共產黨轉變到成爲一個毛黨的組織形式。三是從今後鬥爭的形勢來看，是否有可能由過去的匪黨內部的擁毛派和反毛派之間的鬥爭，變而爲今後毛匪內部的新鬥爭。這是就總形勢上提出三個問題。二是毛共召開九大後的內部問題，提出兩個重點：一是毛黨內部今後的權力鬥爭方面，是否毛匪新的文革派，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諸匪得勢後，將會給予新的毛黨帶來些什麼問題？二是從毛黨新的政治局人事來看，軍人佔了十個（或者十一個），差不多佔了政治局總人數的半數，在軍人當中，特別是過去四方面軍這一系統的人比較多，未來軍中的權力鬥爭，是否會再起來？三是周匪恩來、周匪的權勢在「九大」後削弱了，周匪權勢的削弱，對今後毛共會帶來些什麼問題？第二個重點，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從林匪的政治報告中可看出來，經濟問題可能是毛政權今後最經不起考驗的問題，一是今後人民公社的路線，是恢復呢？或者是修正呢？或者再定型？二是在林彪的政治報告當中，對於共匪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完全沒有交代，是它不能交代，或者無從交代？及在林匪的政治報告中，幾次的提出經濟的新飛躍，這個新飛躍今後は走向左傾冒險主義呢？或者骨子裏是對生產採取穩健的措施。三、是毛共今後對外的政策問題。九大之前發生了和俄

共的珍寶島事件，九大之後俄共和毛黨的漫罵，從許多宣傳當中看得出來。由珍寶島事件到九大是匪俄的分裂又在升高，而這個升高，說明匪俄的關係不但不會好轉，而且還繼續惡化，不過這個繼續惡化，是不是有一個限度呢？是否會引起局部戰爭，或者斷絕外交關係？在林彪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四大矛盾，九大堅持，今後毛共的外交路線，是一個全面放火的路線，同時它也提出和平共存，今後它對整個自由世界和所有中立國家的關係上，毛共是不是一面進行其恐嚇、全面放火的政策，同時又以笑臉攻勢，雙管齊下。以上是就毛共今後的總形勢、內部問題以及今後對外政策的一個分析。我們總結這個問題，我想一方面就匪的形勢來看，一方面從我們國家的着眼來看，是否可總結在兩個重點上：一是毛共召開九大以後，毛共會不會走上一個穩定的道路，假如不可能，是不是由於剛才我們提到的毛共的不斷革命論、農村文革的問題、對知識份子再教育的問題、工農業生產的問題、以及五年計劃不能交代的問題，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使毛共今天不能重建一個穩定的政權。二是毛共召開九大，給予許多自由國家的幻想，姑息主義會再氾濫，再發展。由九大所引起國際姑息主義的氾濫，我們應該如何來退阻，基於我們國家的利益與我們反攻復國的國策，我們應該做怎樣的考量。以上是就我們這次學術座談會，提出來的問題作一個簡要的說明，就教今天出席的各位先生。謝謝！

任卓宣先生：

「鬥、批、改」一定要繼續

對外策略也不會有太多改變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所討論的今後毛共內外情勢之分析，剛才主席和李先生已經提出了很多意見，尤其李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很具體。不過本人只能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簡單的看法，是不是對，還請各位先生指教。

第一點、毛共九大以後的總情勢。這個總情勢，以我的看法，它所謂的「鬥、批、改」，一定是要繼續的，文化革命還是要繼續的。爲什麼要繼續呢？因爲文革是反對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今後は時時會發生的，同時過去的修

正主義也未必已消滅完了，所以毛共今後還要反對修正主義。這樣一來，文化大革命是要繼續下去的。不過繼續雖然繼續，但是我們要曉得，這個形式恐怕有點不同了。它不一定像九大以前那樣子用暴力的行動，大規模的行動，恐怕以後的規模縮小了。文化革命雖然有這樣子的可能，不過毛共內部問題和對外策略方面，可以給文化革命一個刺激，使它也可能走向激烈方面的。

另外一點要談到的，就是周恩來這一次在九大被削弱了。周恩來被削弱，事實上也是一件可能有的事情，也是一種很合理的事情。因為毛林派反對劉鄧派，兩派對立，周恩來顯然是一個走中間路線的份子，它是不站在那一方面的。後來看見毛林派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就轉過來，當然是想漁翁得利。現在開九大，毛林派對於劉鄧派的鬥爭，可謂全面勝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對於過去在鬥爭中採取中間路線的人，他要摒棄它，不要它，這是可能的事或一定的事。毛林雖然削弱了周恩來，可能還是要維持他一個相當的地位。周恩來今後所處的地位，它究竟如何呢？他是不是還要撐下去？我的看法，周恩來是一個溫和派的人，不會去和毛林派發生什麼衝突，沒有這個勇氣。他之所以走中間路線，就是因為他沒有激烈的情感，不能站在那一方面。那麼他以後的情況，依我看起來，他個人可能還是有個相當的地位，只是他的勢力也許漸漸削弱。在這種情形之下，周恩來不會走積極的方向，因為現在很明白，毛澤東這一派是拿到了羣衆，就是所謂江青的力量，而林彪這一方面他是拿到了武力，而周恩來是既無羣衆也無武力。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他有一點羣衆，有一點武力，但是他不成爲一個勢力。所以在文革之中，他只是以一種附和來求到他的生存。現在他已經被宰割了，也無什麼力量來做反搏，他之真正的力量也不外乎是政治的勢力，這個政治的力量若無軍隊來支持，沒有羣衆支持，他也強硬不起來。所以周恩來今後是一種聽其自然，坐觀成敗。他是要看林彪和毛澤東是不是還有鬥爭。如有鬥爭，他就有機會了。至於毛林這兩方面是不是會鬥爭，我看是很有可能。這樣，周恩來或許還有機會。所以他現在不必積極的怎麼樣做。所以今後文革是否大規模的爆發，要看今後毛林兩方面的鬥爭情況如何。他們的鬥爭如積極展開，那文化革命就會重新爆發。這一點是有可能，可是不能即刻說就是這樣。

至於總路線，那一定是要恢復建設社會主義的。從前毛共曾經通過一個決議，要自力更生、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這次林彪在政

治報告當中也談到這一點。毛林們把劉少奇這一派打下去，是說他們是資本主義，毛澤東和林彪勢必要走社會主義才行。所以這個總路線，應是確定的，即恢復以前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作法。

第二講到毛共九大以後的內部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恐怕是經濟問題，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問題。毛林派勝利之後，對於人民公社究竟是怎麼樣，依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說來，他就是應該恢復從前在毛澤東實施人民公社之時的狀態，要把劉少奇的種種改革或退却的辦法取消。這樣，所謂文化大革命才有意義。如不這樣做，就掉掉意義。固然劉鄧派是失敗了，可是毛林派中間會有人因此對他們發生懷疑和不满。因為這樣作法是無原則，是赤裸裸的爭權，所以它勢必要做。但一恢復從前的狀態，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農民。雖然毛澤東今天要拉攏所謂下中農和貧農，以爲可以作爲農村中的基本力量，來控制農村；但是我看起來還是很困難。因爲人民公社的作法，是使一切農民的生活都感到痛苦。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下中農或貧農，他們的生活也很感到痛苦。所以，今後人民公社中可能會發生重大問題，農民可能要起來反抗。農民一起來反抗，毛共的下層基礎動搖，而且這種動搖就要反應到上層去。如此，文化革命就要激烈展開。這是很可能的。所以今後毛林派在農村中的措施，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問題，由其措施如何來判斷其將來，判斷其內部情形。這是很必要也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是毛共九大後之對外策略。依我的看法，對外策略同九大以前的不會有好多改變。九大以前是反美，因爲毛林是要作世界革命，美國是自由世界的一個領導者，「擒賊要先擒王」，當然它就要對付美國。過去是極力反美，今後也要極力反美。它如不反美，就沒有理由反蘇。因爲俄共今天與美國傾向妥協，但毛共希望美國與俄國發生戰爭，所以反美是它今後的「國策」。其次是對於蘇聯，就林彪的政治報告看起來可以知道，今後的反俄也是很激烈的，至少是和九大以前的狀態是一樣，或許可能更加激烈。所以，將來俄共和毛共是不是會發生戰爭，成爲一個問題。不過我們也不能斷定它一定會發生戰爭，也不能斷定它一定不會發生戰爭，我們只能注意其發展。但是我們可以斷言的，就是毛共不會停止反俄，即使邊界衝突有所解決，也不會停止，何況邊界衝突也沒有法子解決呢？所以今後毛共對俄國的關係不會好轉。

另外我還要提出一點的是它對東南亞，一定不僅如從前一樣，反而要加強。它對於越南，現在雖然北越好像很想和談，但是毛澤東不會贊成的。另一方面，它還積極地開關第二戰場，如對於泰國、寮國、緬甸、印度，到處都在準備製造另一個北越出來。這樣，它對東南亞是不會停止，而且是很激烈的。因為這正是毛澤東要領導世界革命，不能不從東南亞做起。我們知道，林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明白說，亞洲、非洲、南美洲是世界上的農村，依照毛澤東思想就要佔領農村，以包圍西歐和北美那些世界的城市。但要佔領非洲、南美洲，是沒有好多辦法的。最方便也最容易佔領的，就是亞洲的東南亞。所以，毛澤東今後對於東南亞的政策，對於東南亞的顛覆政策或者軍事割據的政策，一定是要繼續努力，把毛澤東從前在大陸上所用的辦法搬到東南亞去。這樣，東南亞今後是要緊張起來的。總括起來看，毛共內部人民公社方面發生了問題，農民發生了問題，它的對外方面也是積極地緊張，一定要刺激毛共，使其內部發生問題。雖然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趨於溫和的狀態，然而由於內外的情勢不同，產生新的問題。那時，毛共內部要發生新的鬥爭，新的衝突。這可能是新的修正主義或新的走資派之發生。於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會激烈展開，造成大的風暴。所以毛共九大以後的情勢是這樣子的情勢。

至於國際間的姑息主義，我認為他們是在任何情勢之下都要去找理由來走向姑息的道路的。但是他們却不了解毛共與世界其他一切共黨不同，老實講也要比俄共激烈得多。這正是「國父所說的「後來居上」。本來，社會黨比一般民主黨已經是激烈了；但是共產黨比社會黨更激烈；現在毛共比俄共更激烈。在這種情勢之下，要和毛共妥協，是很困難的，沒有什麼可能的，因為毛共認為政治上的一切都是力量問題。它現在覺得已控制了大陸，力量很大，因此它可以來擔負世界革命的任務，甚至排斥了蘇聯，甚至兩邊反，一面反蘇一面反美，它認為它都可能的。因為以中國大陸土地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它曉得美國不會進兵大陸，也曉得蘇俄也還是有所顧忌，不會進兵。這樣的情形，就是它站在中間兩邊反。這種兩邊反的情勢要延長下去。如此，將來就會爆發新的大的動亂。因為這種情形一定要使毛共發生新的問題，引起新的反對意見。這是一定的事情。個人的意見大概是這樣子，請各位指教。

萬大鈺先生：

匪黨內部將是繼續分裂

保權與爭權將不斷爭執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我想僅僅對於九大以後匪黨內部的情勢，發表一點看法。

九大的某些情形說起來和七大是相近似的：例如七大是爲了結束共產黨過去的黨內傾軋而召開的，九大也是爲了結束黨內鬥爭而召開的；七大經過三年的「整風」，九大也已經歷三年的「文革」，這些都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這個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確定七大以後跟九大以後的情勢也不會一樣。第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七大對黨內鬥爭進行得非常的徹底。本來開始的時候，是毛澤東的三篇講演，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這三篇講演和這次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文章一樣，都是屬於技術性的，與政治沒有關係，但是在反對宗派主義時，就引起一個歷史的大清算，馬上就轉變到政治的問題上去了。這個歷史大清算，經歷了三年，進行得非常激烈，例如西北局高幹會議，爲了清算歷史就開了八十五天會，在開會期中，共匪的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匪黨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列席旁聽，作爲一個活的教材。這個會議展開的歷史總清算算得非常徹底，並且因此發展到整個匪黨中央作同樣的歷史清算，毛澤東就是在那次清算中出頭的。但是這次九大，完全爲了結束劉少奇的問題而召開的，但是劉少奇的問題，在十二中全會雖有一個專案調查報告，這次却没有拿出來，只是含糊糊糊地由林彪的一篇政治報告中臭罵一頓就通過了，就算把劉少奇的問題解決了，這表示毛澤東不敢揭開蓋子，不敢把劉少奇究竟是犯了什麼罪？它的所謂走資本道路的罪名能不能成立？不敢在黨裏公開，所以說是進行得並不徹底的。那麼爲什麼不徹底呢？這是因爲九大和七大的情勢不同的原故。七大做歷史總清算，清算過去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那時候毛澤東不是當權派，算來算去都算不到他的頭上，所以讓大家都澈底清算，盡量揭發。這次則不同，這次劉少奇一案，最主要的是說他反對

三面紅旗，但是在林彪的「政治報告」中並沒有提出這個罪名，甚至連「三面紅旗」這四個字都不敢提，竟含糊糊糊地把劉少奇的問題算是解決了。毛林派這種做法，只是為避免清算到毛澤東身上。因此，我們可看到七大以後，因為歷史總清算的結果，別人都是錯誤的，只有毛澤東一人是正確的，因此匪黨的內部是團結了。但是這次不同，八大以後十三年的歷史沒有清算，林彪說毛澤東是正確，只是少數人抹殺事實的違心之論，匪黨內部兩千多萬黨員，和許許多多沒有整肅掉的老幹部，以及有理智、有良心的全體人民，都不是這樣看法。毛林派用屈打成招的方法，並且剝奪了劉少奇出席九大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把原告打成被告，這種做法，怎能使天下人心服，所以七大以後，匪黨內部是團結的，九大以後，我的看法匪黨內部是繼續的分裂，此其一。

第二點，我們再看目前的形勢，把匪黨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合在一起，我們給它一個大概的分析統計，舊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再加上所謂革命領導幹部，大概佔三分之一，軍人大概佔三分之一，羣眾組織代表也佔三分之一，天下三分各有其一，這倒是符合三結合的原則，但是權力分配，並不平均，以革命羣眾組織代表來講，大多數是候補中央委員，正式中委較少；而這裏面工人又較多，紅衛兵佔的席次較少，這種形勢並不符合毛澤東的理想，因為毛澤東搞文化革命的目的，是要徹底改造黨，而負擔改造重任的主角，則是所謂革命羣眾組織的代表，也就是紅衛兵。毛澤東是希望使紅衛兵份子能儘量插足到新的黨中央，但實際上並沒做到，現在代表新派出來的只有張春橋和姚文元二人，當然份量是不够的。將來新舊之間，一方面是毛澤東可能要盡量提拔羣眾代表出來，實際掌權，一方面掌到權的軍人跟幹部派，一定要聯合起來保權，這爭權與保權，就會引起不斷的爭執。所以無論從歷史方面看或是從現在的情勢看，九大以後，匪黨的內部仍是一個混亂的局面。

鄭學稼先生：

毛澤東黨是武裝叛亂集團

武力統治只能暫時保政權

毛共「九大」後大陸內外情勢之分析

主席，各位先生，我個人對於九全大會文件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但是對於九全大會後的黨，不能稱為「中國共產黨」，我認為很有問題。抗戰前一年，友人李建芳寫一本小冊子「論中國共產黨」，大家或許看見過，波多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史」中有它的全譯。他說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是一個開始向相反方面轉變的黨。他引用歷史上類似這種事，以為證明。這次我看到九全大會的文件，我根據中共的歷史和最近三年來毛澤東們的做法，有理由說所謂「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而是毛澤東黨。這話怎說呢？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二十年代中國和世界特殊環境的產物。它的媽媽是中國人，爸爸是俄國人，胚胎於「五四」以前。據他們自己的記載，降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當時就是第三國際的指導者列寧和別的人們都懷疑這個嬰孩能不能長大，尤其在那麼大的中國，它就長大也不能做什麼事情。由第三國際廿年代的文件，我們知道，列寧們有這決定：要這個新生的黨能在最短時間內為中國無產階級做些事情，更重要的能為蘇聯做些事情，只有把它寄生於中國國民黨。以後靠中國國民黨的奶它迅速地壯大。的確這個黨是非常奇怪的黨，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產生以後，很短的時間，到五卅運動，就變為領導廣大城市工人和青年的黨。這是出乎第三國際領導層預料之外的。以後這個黨成為對中國歷史能夠發生作用的黨，並且敢在北伐中和中國國民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結果引起國民黨的清共。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這個黨到「八七」後，已不是共產黨，也就是不是城市工人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而是以農村為基地從事無歷史出路的武裝叛變的集團。它能够由「八七」維持到五次圍剿，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有強大力量，而是由於第一中國地方太大，農村太落後；第二中央政府還沒有統一全國，不斷發生軍閥的叛亂；第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贊助。如果沒有這幾個條件，那在農村中穿着共產黨制服的黨，早就被消滅，用不着第五次圍剿。由之，許我們這樣說：「八七」後逃到農村的共產黨實不是共產主義的黨，就像我們中國歷史上李闖、張獻忠一樣的集團，不過穿着馬克思、列寧的衣服而已。中國歷史上李闖、張獻忠一樣的集團，不過穿着馬克思、列寧的衣服而已。到國軍第五次圍剿勝利，宣告這個黨正式的死亡，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一個更大的戰爭，那中共的歷史早已完全結束了。現在橫行大陸的毛澤東黨胚胎於邊義會議。經過多次的陣痛，最後用文化大革命的手術把它接生出來。這個歷史是非常殘酷的，因為不是由黨外的力量，而是由參加中共一全

大會的毛澤東殺盡殘餘的中共黨員。只有知道這一點，人們才能說明文化大革命對於三十年代知識份子中好的成分，也就是共產主義者，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全部被清除。

第二點我要說的是現在我們應該稱它爲毛共，毛澤東的黨，事實上他們也自稱爲毛澤東思想的黨。九大通過的黨章如此說：「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思想的理論基礎。這等於說中國共產黨有三個理論基礎。我老早就說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是斯大林解釋的馬列思想，實際就是斯大林主義。這三者是不同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一件東西，列寧主義又是一件東西，馬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另一件東西。由這三個不同理論基礎而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東西呢？九全的黨章有這定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簡直是一個大混亂的說法。由這種講法，說明毛澤東黨裏頭或毛澤東旁邊的理論家，一個創造性也沒有。它是套自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到這階段沒有了，變爲列寧主義套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定義的「毛澤東思想」，等於說：列寧主義到了目前，已變爲「毛澤東思想」。這完全是胡說。爲什麼呢？到現在全世界共產黨，沒有一個黨，就是連蘇聯共產黨都不敢說現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如說帝國主義走向崩潰已經很嚴重了，而它說走向全面崩潰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的全面勝利。我們知道，九大黨章後面有一篇話攻擊現代修正主義。從文化大革命到現在，中共新華社所報導的蘇聯，比任何人批評蘇聯要厲害些。人們批評蘇聯只說它內部開始變質了，還不敢說它開始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黨說蘇聯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國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佔世界五分之一領土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那麼大生產力可以與「美帝」對抗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走向資本主義復辟，那帝國主義怎會全面崩潰呢？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是列寧的定義，現在全世界有這麼多的修正主義，蘇聯復辟了，狄托也開始復辟了，波蘭等一切都不行了，蘇聯變爲社會帝國主義了，在這樣的實況下，社會主義怎會走向全世界的勝利呢？這表示毛澤東底下的理論家，都是一羣胡鬧的傢伙。毛澤東想什麼東西，他們就證明有什麼東西，沒有什麼理論，

都是赤裸裸的胡說。又在黨綱裏，確有了真正毛澤東的思想。根據列寧的主張，由資本主義到實現共產主義要經過幾個階段，斯大林頒佈憲法後宣稱蘇聯現在已經實現社會主義了，但是因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中間，雖然實現社會主義，暴力的機構還要加強。這也是很荒謬的說法。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所下的定義跟列寧不同。它說一個無產階級的黨取得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階段，它如果在城市能夠實現工商業社會主義化，在農村能夠實現集體化，那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實現了社會主義。我們知道這個定義跟馬克思的主義完全相反。馬克思主義講社會階段是以生產力爲標準。因爲斯大林有勢力，全世界共產黨人都相信他的話，依斯大林的說法，社會主義社會有兩個所有制，即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如果兩個所有制演變成一個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那就實現共產主義了。大家都知道黑魯曉夫在蘇共廿次大會報告，雖然反對斯大林，仍留下斯大林的精神。現在毛澤東說，到了社會主義階段還要階級鬥爭，而且這鬥爭還是很厲害的。列寧講社會主義實現、階級萎化；斯大林講因特殊的情形，也就是因爲蘇聯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所以要保持暴力的機構。現在毛澤東說全世界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還更加激烈！財產都國有了，還有什麼階級呢？這是「毛澤東思想」最荒謬的一點。它說社會主義階段，一定有階級鬥爭，要等共產主義實現，階級鬥爭才結束。毛澤東如明天頒佈共產主義實現，今天晚上還有階級鬥爭，還要殺復辟的反革命者，這是一種非常好笑的說法。另有黨章裏非常有趣味的一點。我們知道，全世界共產黨的組織方式，是根據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組織革命家的黨。因是這樣的一個黨，所以這個黨是階級的先鋒隊，黨裏採用民主集中制選舉一切機構，但是毛澤東黨的黨章不是這樣。它說一個黨員要想入黨，不但要在黨支部通過還要問黨內外羣衆的意見。這簡直胡說。擁有七億人口的大國，有那麼大的財富，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居然寫出這種九全大會的文件，這表示毛澤東黨是一羣奴才的集合體。黨章和黨綱對於黨是神聖的東西，是全黨黨員共同遵守的憲章，經過大會通過一個字不能改。現在他們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寫了那麼多胡說亂道的東西。這說明毛澤東黨是一羣腐敗、官僚的集合體。中華民族受這羣人的統治，是大恥辱，全世界共產黨有毛澤東黨也是大恥辱。現在被暴政統治的大陸同胞，有了什麼東西都感謝毛澤東，我們每天看到新華

社的那種報導險都會紅，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有久長歷史而智慧的民族，怎能許這一羣沒有知識的人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一切都要感謝毛主席，除了養兒子不能感謝毛主席，其他一切都要感謝他，我感覺，如果今天中國大陸有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一定會起來革毛澤東的命。因為毛澤東們竊取政權十幾年，所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文獻，差不多都翻為中文，第二國際時代很重要所謂馬克思主義大理論家的著作，也統統翻為中文。這些著作都是不禁的。每個學校圖書館都能讀到的。現在的青年都在那裏讀，每天讀時都會反對「毛澤東思想」。也許毛澤東看到這危機，只許人們讀毛語錄。的確，只有全大陸的知識份子都不成為知識份子，毛澤東的江山才能够保持下來。但是這不可能。因為毛澤東們嘴巴還要講馬列主義，所以我覺得毛澤東黨前途極悲觀。現在它用武力統治只暫時保有政權，恰似袁世凱的統治。這是我很粗淺的意見，請各位批評。

王健民先生：

毛澤東思想是帝王思想

將來終難逃被清算命運

主席、諸位先生，剛剛聽了好幾位先生的宏論，使我對共匪的九大以及九大以後的情勢得到很多教益。我很感謝各位。我對於匪黨的九大的認識，在他們閉會以前，貴所所舉行的座談會中，關於九大的預測，我曾提出我的看法，這些看法，我沒有甚麼改變，這裏我不想重複去說。現在我有一點感想和各位談一談。九大的中心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到現在還弄不清楚。說它沒思想這也不能講，因為人總是有思想的，毛澤東是人，當然也有思想。那麼，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呢？我總覺得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作皇帝的封建思想，也就是「帝王思想」。這帝王思想是怎樣的內容呢？第一、他把自己當作神，當作聖人，不是普通人，像過去的所稱天子，是上帝的兒子，和凡人不一樣的。這是生前。而在死後它還要流芳百世。因為它是聖人，它不會有錯的，萬世要敬仰它。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的一套。我們再進一步拿事實加以說明。毛匪

最早比較得志時，當然是遵義會議，當時雖然沒把秦邦憲的國際派勢力完全消滅，但是把它們壓下去了。毛匪真正得志是在「七大」的時候，在七大，毛澤東經過整頓三風運動，把當時國際派完全整下去了，並把匪黨的各屆頭子，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一一加以清算，說他們不是右傾，即是左傾，統統是錯誤的。只有毛匪才是最正確的，沒有錯誤，並把所謂「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因此他是聖人。到了「八大」，它的個人崇拜出了毛病，其他人清算了它，這個經過我們不大清楚，不過很可能毛匪自己認過錯，不然它是不肯下台的。所以八大的章程把毛澤東思想刪掉了。這個打擊，對他的帝王思想是受不了的，因為帝王思想是不會錯的。於是乎他不服氣，八大後這十幾年中，他天天在忙着準備翻身，到「九大」算是翻身了，九大的翻身就是說把毛澤東思想再寫入黨章上去。不僅如此，毛澤東思想今天在大陸上已氾濫成災，不曉得花了幾萬噸的紙來印那些「毛澤東語錄」這一類的東西。總統把這類東西叫為「符咒」，這兩個字，實在再妥當也沒有了。從前歷史上的黃巾造反這一類的流寇，都是造符咒的。現在毛澤東用這種方法，它的意思是要造成唯我獨尊的帝王，也就是神，使人們不要想其他東西，也不要想馬列主義，當然不要想三民主義，只想毛澤東，這樣毛澤東才成爲一個真正的聖人。這是毛澤東還活着的打算，但是，他死後怎麼辦呢？史達林生前很神氣，死後給人清算了。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毛匪想起來會寒心的。何況三面紅旗的失敗，遭受清算，不敢再提，自己一旦「會見上帝」，怎能叫人不舊事重提呢？毛澤東覺得不妥當，所以奪了權之後要安排一下，要把毛澤東思想傳給林彪，把皇位傳給林彪，希望林彪將來作了繼承人之後，不好意思翻過來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就不會被清算，自己死後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不會馬上被清算。我認為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這麼一套。我們如果說它講共產主義或什麼？都是把它看高了。如果把這一套拿掉，請問各位先生，毛澤東思想還有什麼東西？毛匪的這些如意算盤，是否能如意呢？我看看實在危險得很。林彪將來會不會清算它，我們不知道，也不要管它，不過毛澤東即使活着不被清算，將來總有一天會清算，這是沒辦法的，因為不論什麼思想都是反毛的，正如剛才鄭先生所講的講馬列主義也反毛，不講馬列主義更反毛，人天生有一種良知，能思考，要別人一天到晚跟着念咒語，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謝謝各位。

丁楚源先生：

九大對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祇確定了毛匪的領導地位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大鈺兄關於匪黨歷史上「七大」與「九大」的對比，我非常同意，從歷史上研究，「七大」以後是毛匪清算匪黨的歷史乃清算別人，毛匪是站在所謂「錯誤」外面，所以「七大」以後是「團結」的，才有篡奪政權的勝利；「九大」以後這賬就不能算了，算到最後，算到毛澤東頭上「三面紅旗」的錯誤，這在林彪報告裏它提到一句，「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叛黨集團鬥爭，從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就提這麼句話，你想「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辯論」，當然是清算「三面紅旗」的，它下面不談，那麼彭黃反黨集團就是在辯論時揭發出來的，在大辯論裏頭反對毛澤東，歷史的關鍵問題只交代這麼一句話。以後交代歷史的問題，把四十八年匪黨歷史從陳獨秀起到劉少奇，很巧妙的在這報告裏帶過去了，我們可以形容它是蒙混過關。本來在這次「九大」有人提議，要把共產黨的歷史問題作個決議案，這決議案在「七大」以前已經有了，七大以前是解決那廿四年的歷史，「七大」以後又廿四年，這廿四年的歷史，左的右的、反毛的、反黨的，這個歷史要清算不下去，清算的結果，所有的罪惡都是毛澤東的，因為它統治了這個政權，這個黨和軍隊。

鄭先生又從馬列主義分析它的黨章和總綱，非常精采。他談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共產黨」。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分析中共的黨究竟是什麼一個黨？根據它的歷史一開始是所謂「國際支部」，就是「第三國際」派遣代表來組織的，沒有「國際代表」，匪黨是組織不起來的。此後寄生在國民黨內部，成為俄共的「第五縱隊」，至其陰謀被發現，被清除出去，乃落荒為寇，成為「武裝集團」，五次圍剿以後，這個共產黨已經死掉了，變成少數野心家操縱的「武裝集團」。偽政權成立後，又分兩個時期，一九五八年以前是蘇俄的「附庸」，這很明顯的，完全向蘇俄「一面倒」，和東歐附庸沒有什麼兩樣；一九五八年以後是蘇俄的「叛徒」，也可說是「馬列

主義的叛徒」。毛匪們叫黑魯曉夫是叛徒，叫柯錫金、布里茲涅夫是叛徒，說它是「資產階級專政」。而莫斯科的宣傳，也指稱毛澤東不是馬列主義者，它也是「馬列主義的叛徒」。匪俄之間他們互相指為「叛徒」，到底誰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們從歷史上看，中共是「國際支部」、「第五縱隊」、「武裝集團」、以至到「附庸」和「叛徒」，這是合乎客觀歷史發展事實的。

現在我要談到本題，關於「九大」有很多人說是「毛黨」的第一次大會，不是它的「九次代表大會」，因為它把以前的「黨統」都拋棄了。在中共的歷次大會中，以「八大」還比較像個樣子，它的黨章、政治報告、會中的各種報告、以及五年計劃建議等等，還像是個共黨大會。這次「九大」有很多反常的現象，祇通過一個黨章及林彪的報告。林彪的報告也不像個政治報告，因為這種政治報告是非常嚴肅的東西，一定要把這個階段的歷史加以總結，今後政策路線以及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對敵鬥爭策略等，有全面交代。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林彪的政治報告，共有八項，在八項中間除去第七項談對外關係是比較完整一點，因為去年十二中全會已將對外路線有所決定了，匪黨章草案也規定得很清楚，所以比較明顯。其他各項的標題，是文化革命的準備，文化革命過程，文化革命的政策，現在文化革命進入「鬥、批、改」階段，以及勝利問題和爭取最後勝利等，這整個是文化革命運動的總結與檢討，不能代表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只是毛林集團發動一個運動的工作報告。再就文化革命的過程來講，林彪的報告並不高明，三年多以來我們所看到的公開資料，裏頭有很多對它們不利的都不敢講。比方說「紅衛兵」羣衆運動的「四大」，就缺少了一項，紅衛兵的「大串聯」它不敢寫上去。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初發動紅衛兵「大串聯」，從農村到城市，是一個很重大的運動，而居然不寫，這因為在「大串聯」中發生很多毛病，所謂「造反有理」也修改了，所以它不寫，像這類的問題很多。

我特別重視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起來的？什麼時候它才形成一套文化大革命理論和政策等，這就是剛才鄭先生所說的，如何形成「毛澤東思想」。今天毛澤東們總結到「文化大革命」，那麼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東西？它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概念開始我們看不懂，「無產階級專政」了，再「革命」革誰的命？「革」無產階級的「命」嗎？當然是「

無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命」，那麼誰是資產階級呢？最後它們纔說：俄國是「資本主義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劉少奇居然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因此要反對「蘇修」，因此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集團，奪取他們的政權、黨權、財權、文權等等。毛澤東搞了幾十年「革命」，結果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是共產黨的悲劇，馬列主義破產了。這話怎麼講？剛才鄭先生說的蘇俄早在五十年革命到現在，第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居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專政，在任何方面是講不通的，毛澤東們硬要編造這個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從什麼時候開始？林彪的報告第一個引用的文件是一九三九年的「七屆二中全會」毛的報告，再一個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的「怎樣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那時候毛澤東說，雖然已經奪取了政權，但是還有「階級」存在。「七屆二中全會」所謂「階級」存在，是指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還有矛盾，這在當時可以講得通，因為私營工商業資本家還沒「改造」。但是經過八年的「五大運動」、「三大改造」以後，大陸上的經濟基礎完全改變，財產「所有制」已經改造了，過去的資產階級和地富不能當成一個「階級」存在，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就宣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解決了」。當時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與生活需要的矛盾，而並不是兩階級的矛盾，階級已經自然的消滅了，這是馬列主義正統的說法。「所有制」改變了，「階級」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是毛澤東認為還是有「階級」存在，甚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有「階級」存在，在正確處理內部矛盾的報告中，它強調有兩種矛盾，一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是敵我矛盾，這在辯證法裏也講得通的，所謂「敵我矛盾」，就是「階級鬥爭」的基礎。當時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運動，掀起反共高潮，它要鬥爭「右派份子」和知識份子，所以搞出兩個矛盾來。

現在毛澤東再度提出「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三面紅旗」失敗以後，一九六二年一月所謂「中央工作會議」裏提出「階級」的存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到該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九月的「十中全會」，都是強調這些東西，這套理論在此時形成是針對什麼呢？是要針對蘇俄「全民國家」、「全民黨」，一九六一年俄共二十二次大會通過「新綱領」，認為蘇俄沒有「階級」存在了，俄共黨是代表全民的

黨，國家是代表全民的國家，所有工、農、知識份子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階級鬥爭，工人不要打倒農民，農民也不打倒工人。所以對外也實行「三和」政策，就是「和平共存」、「和平過渡」、「和平經濟競賽」，蘇俄這個路線，當然也是現階段的鬥爭策略，它絕不放棄對外侵略和武裝干涉。蘇俄的「和平經濟競賽」的政策，是根據現代實際情況來設計的，就是說今天共產集團要對抗強大的自由世界，馬列主義的思想固然很重要，但是實質上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如何對抗並超過西方，這是現實的問題。所以要對西方「經濟競賽」，以顯示其「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纔能欺騙人民去選擇共產主義的統治，如果人民的生活吃不飽穿不暖，這叫什麼共產主義？法國、義大利共產黨就曾提出過，共產主義是要人民求生存，如果資產主義能改善人民生活，那麼就選擇資產主義不選擇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到這時發生了很大的危機，這是現實問題。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世界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是突飛猛進，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有重大改變，這已不是馬克斯時代所說的資本主義教條，自然要被時代所淘汰，所以共產主義運動到現在不能不變了，於是產生所謂「修正主義」，就不是原來的馬列主義了。

毛澤東面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化，在匪俄關係破裂後，在物質上失去蘇俄的援助和依靠，而在精神上又失去馬列主義的依恃，它祇在馬克斯主義武庫裏找到「階級鬥爭」這件武器，於是結合其「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就搞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既反民主自由世界，又反蘇俄領導的共產集團，企圖在這兩大陣營夾縫中，打出一條出路。

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被打垮了，黨政組織解體，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繼承人劉少奇被打倒，換上一個林彪為新的「接班人」。因此，在幾經籌備，召開其「九大」會議。照理論說，這次「九大」是毛澤東起死回生的大會，是重建其黨政組織的大會，可是事實完全相反，這次「九大」對許多重要問題都沒有解決，如中共今後經濟建設方針，現階段政治路線，劉少奇被開除黨籍如何「追認」並作出決議案等等，都沒有交代，唯一的收穫是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以及把林彪作為毛的「接班人」，如此而已。

至於「九大」本身有很多反常的現象，這是大家看得很多的，現在我提

出關於中共的黨章問題，這個黨章在「九大」以後，有幾個遺留的問題：

第一是「建黨」問題，本來在去年已提出「整黨建黨」，應當是在「整黨」完成以後，再開「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代表大會」由下而上來建黨。今年因為形勢所迫，沒時間讓毛澤東按部就班先把黨整好，把劉少奇的黨脫胎換骨，再開九大。而現在則是先「建黨」而後「整黨」，其所謂「建黨」也僅是把「中央」領導機關建立起，此外在省市區仍由「革命委員會」領導，還是黨政一體的組織，「九大」之後，各省革命委員會在召開黨員代表大會。可知「革命委員會」的職能還要保留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但中共「黨章」中對革委會的地位一字未提，豈非「黨章」所規定者，目前尚不能執行，那麼「九大」通過這個黨章豈非落空。

第二、中共黨的組織體系：我們可以簡單的畫個體系表，這表在「中央」級裏，變動是有變動，但是不很大，基層沒有什麼大變動，它還有基層的委員會，在廠礦、企業、公社、機關、學校、商店、連隊等基層，可以組織「基層委員會」、「支部」、「總支部」等等，這和過去的基層組織是相同的。而「中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副主席」、「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就是少了「中央書記處」和「總書記」，這「中央書記處」，過去有十個「書記」和三個「候補書記」分工執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現在新黨章的規定，「在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之下，設置若干稍簡的機構，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這些精簡機構可能就是各部會，由「常委會」直接領導，這顯示將來的黨政軍大權，掌握在「常委會」五人小集團手裏。所謂「中央政治局」只是一個陪襯。在地方的組織，黨章的第五章第十條，祇有幾十個字，規定地方組織縣以上、軍隊的團以上以及各部門，設「黨委會」，有「常委會」及書記、副書記。而縣以上，「地委」、「省委」要不要？黨章沒有明文規定，它可設也可不設，是否由中央直接領導縣呢？又不可能。為什麼不在黨章中具體的規定下來？也可能由於「革委會」還在發生重大作用，目前還不會變，因此這中間層就成了一大片空白，這「空白」就是它的「整黨建黨」的問題沒有解決。從中央到省地委級一直到縣，怎麼的組織形態，權責的關係，都沒有確定，有很多地方交了空白卷，黨章就拿出來了，這是任何一個有組織的政黨所沒有的。毛澤東是否在不久的將來，再召開一次大會，再修改黨章，就很難說了。

第三、新的權力分配和鬥爭：關於中央這一級的所謂「政治局」的廿五人，二十一個政治局委員，四個候補委員，按照成分研究，仍是臨時拼湊的三結合，這個「三結合」，是七、八、九，加一個毛澤東，九個人是以林彪為首的軍人，但也不完全是林彪系統，其中有六個屬於林彪，三個雜牌，過去的四面軍、二野、三野，如許世友、李德生、陳錫聯等都是地方實力派，我們把軍人暫時算作林彪領導的力量。其次江青「文革派」八個人，其中五個人是江青的打手，另外三個人是謝富治、汪東興、紀登奎，這許多也可算是文革的人。再次是周恩來系七個人，周恩來本身只兩個，就是周恩來和李先念，另外是四個元老，一是李雪峯（原為劉少奇大將，倒向毛派），這是周恩來可以利用構成一個力量。所以毛澤東在這麼複雜的、七八九的集團裏來互相平衡，誰也不能冒尖，誰也有力量搗亂，這顯然是在鬥爭中分賦的結果。所以有人說這是毛澤東的妥協政策，由妥協就可能求團結，而我們的看法，正是相反，這不是妥協，而是鬥爭的結果，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據說明鬥爭很激烈。就是「毛林司令部」十四人集團裏，把溫玉成擠掉了，溫玉成連政治局候補委員都沒有，溫玉成在十四人的集團裏，從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一直到九大以前，所有的場合都榜上有名，在「九大」主席團他是第二十四名，他是副總參謀長兼北平衛戍司令員，它的資歷無論如何要比李德生（軍長）、紀登奎（地委）高明得多了，他沒有列入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可能是和汪東興的矛盾。北平的「八三四一部隊」即「中央警衛團」，這個部隊支援北平以及華北地區的文革，是汪東興的部隊，因此和北平衛戍司令員溫玉成的三十八軍一定有矛盾，在「支左」期間，北平常常發生打鬥，就是毛林集團內部武鬥，結果把溫玉成排斥掉了，汪東興特別突出，各地都是八三四一部隊出風頭。我們再看「常委會」裏的五個人，即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這是毛澤東玩得很巧妙的手法，把周恩來壓下去。除了毛林以外，其餘三人按姓氏筆劃排名，周恩來本來是排名第三的，結果排成第四了，陳伯達提上來，是有它的道理。在這五人裏，林彪和周恩來是兩個孤立的勢力，毛澤東在這裏運用陳伯達、康生，就成了三比二，這就是說毛對周恩來當然不信任，但對林彪也有戒心。所以在常委會裏，毛澤東永遠是多數派，就是林、周聯合也推不翻毛澤東的決定，以防止林彪可能變成劉少奇第二。

由此可以看到，將來從「常委會」到「政治局」，毛林集團內部的鬥爭，將來不知道要演變到什麼程度。這是從黨章的研究所發現的問題。

「九大」閉幕以後，它集中力量解決兩個重大問題，別的問題都不談了。一是「幹部解放」問題，文件發表很多，一個是「知識份子再教育」和知識青年下放問題，歸結起來還是一個問題，就是知識份子。也就是說今天毛澤東拼命宣傳毛澤東思想，對工農可能是麻醉劑，拿着「毛澤東語錄」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這對知識份子却是說不通，所以越「改造」越反感，現在集中解決知識份子問題，一方面用高壓，一方面用思想改造，這也是將來大陸動亂一個重大的因素，反共的基本動力。

曹 敏先生：

利用毛林派的內外矛盾 支持大陸農村反毛鬥爭

各位先生：我認爲要討論毛共「九大」後內外情勢的發展，有一個問題必須先提出來談一談，那就是共產黨對於矛盾如何看法，以及如何對待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對矛盾的看法，與一般人不同，因爲它們的唯物辯證法是來之於黑格爾，黑格爾是特別重視矛盾，他曾說過「矛盾是發展的脈搏」。因此，共產黨對於內部矛盾，並不認爲是一種削弱黨內團結的危機，反而認爲如果能夠揭露它、鬥爭它、消除它，不但成爲鞏固黨內團結的武器，而且更成爲促進黨向前發展的動力。我們並不否認，不論俄共與中共，過去確有從內部不斷矛盾鬥爭而鞏固黨內統一的事例，但照我個人的看法，這些能夠從矛盾鬥爭而獲致統一的事實，並不是由於矛盾能鞏固團結，而乃是因爲它底鬥爭力量大過於它底矛盾力量，才能夠消滅矛盾，達成統一。如果它底矛盾力量大過於鬥爭力量，那末鬥爭力量不但不能消滅矛盾，反而必然被矛盾所消滅。這就必然會造成共黨分裂的危機。

我們不必舉遠的例子，就拿毛匪在武漢會議被迫讓位這件事做例子，就可以證明。因爲毛匪之所以被迫讓位，就是由於黨內矛盾力量大過於它的鬥爭力量的緣故。因此，我認爲共產黨那套矛盾是鞏固黨內團結的理論，是不完全正確的。雖然如此，但是共產黨人，尤其是講矛盾論的毛匪，還是迷信

這套理論。唯其毛匪迷信它，所以他不但諱言黨內矛盾，而且還一直強調黨內兩條路線矛盾的鬥爭，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整個文革的過程，有一條中心線貫穿其間，這條中心線不是別的，就是用鬥爭來解決矛盾問題。很明白，文革初期意識型態的鬥爭，固然是矛盾的鬥爭，即是以後紅衛兵羣衆鬥爭與奪權鬥爭，也同樣是矛盾鬥爭。這祇要看毛林派始終不放棄「鬥、批、改」就可以證明。如果這一指證是對的，那末，我們分析毛共今後的動向，就要以它內部矛盾發展的情況來判斷。這就是說：如果它內部的矛盾能夠緩和或消除，當然對它有利，反之，如果它內部矛盾不能消除或甚至更爲尖銳，那就對它不利。

毫無疑問，毛林派召開「九大」，其主要目的，當然是解決它內外的矛盾。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剛才丁先生提過，毛共「中央常委會」只找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這五個人。「八大」的中共中央常務委員還有十一個人，現在「九大」只能找出五個人，這就證明毛匪對中央政治局的人員，可信任的，只有周、陳、康三個人，其餘的人對毛林都是有矛盾的。至於五個常委中，毛連同他的親信——陳伯達、康生佔三席，而林、周只各佔一席，就可證明毛對林、周也有矛盾。同時軍人的勢力佔得比重很大，這說明了毛共中央雖然成立了，今後在發展上究竟「黨指揮槍桿子」，或是「槍桿子指揮黨」，也是矛盾。至於各省、市、自治區的地方勢力進到中央，地方跟中央必定產生矛盾，因此它底內部矛盾仍舊非常嚴重。

至於毛林派的外在敵我矛盾，不但不因毛共新中央的成立而和緩，反而會因此而益趨尖銳，事實很明顯，第一、此次毛共新中央的選舉，大多數原來中委均沒有當選，這就證明毛林派與原來幹部之間的矛盾，是在加強並沒有和緩。第二、任誰也知道，毛、林之所以搞文革，其最深的根本原因，乃是毛澤東在左傾冒險路線遭到農民反抗所引起。很明白，由於農民對毛的嚴重矛盾，才迫使劉、鄧改採和緩路線，也就由此引起中共內部兩條不同政策路線的鬥爭，并由此而迫使毛不顧一切搞文革。這是鐵的事實不容否認的。毫無疑問，毛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顯然是最主要外在敵我矛盾。然則毛共新中央成立，是不是能夠和緩這一矛盾呢？照我的看法，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爲從過去文革種種迹象觀察，毛、林派在農民全面與毛的矛盾威脅下，顯然並沒有敢妄想來解這個矛盾，而祇是集中全力先鬥爭省以上反毛的幹部

，企圖解決上層的矛盾，各省革委會的成立固然是如此，而此次召開九大更是如此。毛澤東一向主張先搭好架子，此次九大就是先搭好架子。現在架子搭好了，總算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中央，毛、林派今後的打算怎樣呢？照我個人的看法，儘管這個毛共中央內部還是有矛盾，但毛、林知道農村才是它政權的基礎。如果農村問題不解決，它這個中央是隨時會垮的。因此，我們判斷毛林派的鬥爭矛頭必然要指向農村與基層，果如此，則毛林派與農村基層幹部及農民的矛盾，不但沒有消除或和緩的可能，而且恰恰相反，正是此一矛盾更尖銳的開始。依據上面分析，我們自然有理由相信毛林派的外在敵我矛盾，亦根本沒有和緩的可能，反而天天在走向全面尖銳化。

站在自由世界反共立場，我們不能一任毛林派內外矛盾自然的發展，我們必須要主動地利用毛林派這種外在敵我矛盾，去擴大毛林派內在核心矛盾，以加速毛林派內潰的危機。不過有一點必須先要研究一下，那就是毛林派外在矛盾與內在矛盾的相互關係，究竟是怎樣？我認為毛林派內在矛盾擴大不擴大，要取決於它外在矛盾下列二種演變：一是它外在矛盾消除了，外面沒有壓力，毛林派內部在原有矛盾基礎上，必然要互爭領導權而擴大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二是毛林派解決農村問題，不但不能消除對基層幹部及農民的矛盾，反而激起他們全面的反抗，造成全面崩潰危機，而且此種危機的壓力，足以威脅毛林派內部各派系的生存，各派系爲了自保生存，也可能誘發它內部尖銳的矛盾。我們當然不願意走第一條路，讓毛林派順利解決農村問題後，再來擴大他們內部的矛盾，這不是善策。因此，擺在我們面前，只有第二條路，是用盡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持大陸農村反毛的鬥爭，造成再一次全面的波瀾壯闊的反毛革命運動，這是我們今後對毛林派主要的打擊方向。另外對於美、匪之間的矛盾，匪、蘇之間的矛盾，也應密切注意，并設法使之擴大，這也是我們反毛運動兩個側面的戰線，是不可忽視的。這是我的一點不成熟的意見。謝謝。

金達凱先生：

統一大陸各種矛盾力量

聯合參加反共討毛陣線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的高論，非常欽佩。本來我不想發言，但因主席點到名，不便推却，所以只好提出一點點淺薄的意見，請各位指教。

毛匪九大結束以後，從表面上看，是把劉、鄧爲首的反對勢力打垮了，而成立了以毛、林爲核心的新黨。這新的黨，剛才鄭學稼先生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毛澤東黨。這毛黨或者是毛林黨，如剛才曹慎之先生所講的，現時只搭個上層的架子，而沒有具體的內容。也就是說，它除中央的組織以外，省委、地委、縣委以及各基層組織，統統沒有建立。匪黨是講求羣衆基礎的，現在基礎沒有了，自然不能說是完成了組織。因此今後共匪的任務，是如何成立各級基層的組織；這過程就是鬥爭的過程，林彪的報告強調今後的鬥爭任務，說「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也就是因爲地方的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建立各級地方組織，是要經過反覆鬥爭的。所以今後大陸局勢，當還有一長時期的混亂。

其次，一般朋友認爲，今後毛共的問題，是林彪向毛澤東奪權，是毛匪受到林匪的軍權挾制。這看法大的方向是對的，但我覺得還要經過一個過程。我的看法是，目前林彪還不能代表共匪的軍權，共匪的軍權，實際上還是控制在毛匪手裏。毛匪至今還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匪軍的「統帥」。當前林彪之指揮匪軍，是以「軍委執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爲「國防部長」的名義。亦即是奉毛匪的命令行事，還不能自立系統，獨豎一幟。最低限度還不能代表共匪的全軍，它只能夠指揮四野的部份力量，而一、二、三野及華北兵團系統的部隊，它還不能控制。所以目前大陸的軍事統治是以「四野」爲核心。例如這次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分配，一野一個都沒有，二野勉強三個，三野一個，四野佔六個，這是毛林兩匪的私心自用。因此，勢必引起一二三野和華北兵團系統幹部對於毛林的不滿，造成其它部隊與「四野」的對立。也就是說，今後共匪軍隊的矛盾，除了毛林兩匪在軍權方面的矛盾以外，一二三野和華北兵團系統的軍人同林匪的矛盾，也是個重大的因素。

再看共匪今後的政策方向問題。當然繼續的採取左傾冒進政策，繼續進行鬥爭，是無疑問的。曹先生和李天民先生曾指出他們今後鬥爭的重點，是在農村。這觀察是很正確的。但是我要補充一點的是，我認為毛匪是個機會主義者，它的政策是不是絕對走一條直線，而是走着反覆曲折的曲線。它在

右傾當中有左傾，左傾當中有右傾。如果完全走左的路線，也維持不到今天。從這一角度看，則今後在左傾的鬥爭當中，在冒險的方面，可能還要採取某些右傾的措施。譬如說，自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僅正式宣佈劉少奇一人的罪名，其他重要反毛份子如鄧小平等都沒提到；只宣佈開除劉少奇黨籍，其他亦都未講到。當然這些人的命運是悲慘的，但目前毛匪總算還留了一手。其次，「文革」中許多被鬥的，如陳雲、陳毅這些老的人，依舊把它們拉到中央委員會裏面去；以及地方的「解放幹部」等，都反映出毛匪在鬥爭當中採取若干安撫的手法。在農村方面，一般認為會繼續加強人民公社等等；但林彪在九大的報告並沒有提到「三面紅旗」，沒有談到人民公社。說明毛匪對於失敗的東西，不無顧慮。因此對於劉少奇過去推行的緩和措施，可能有若干保留。也就是說劉鄧本人被推翻了，而他們的路線，在今後一時期內可能還要保留若干部份，以緩和農民的反抗。但是這種局部的一時的緩和措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要求的。我們知道，共匪對農村的鬥爭，從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土改複查、農業集體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這過程中殺了不少人，流了不少血，原有的地主和富農都沒有了，但是農村還是不斷的鬥爭。這是鬥爭農民的人性，鬥爭農民對生活的要求與自由的願望。因為人性之無法消滅，對農民生活要求之未能滿足，所以農民始終是毛匪的重大威脅，農村問題始終是毛共頭痛的嚴重問題。因此今後農村鬥爭，除造成更大的混亂外，是不會有何效果的。

從整個來看，今後大陸的問題是：毛匪同林匪的矛盾，共軍內部同林匪的矛盾，老幹部同新當權份子的矛盾，大陸知識份子跟共匪的矛盾，紅衛兵及「革命派」和匪軍的矛盾，廣大人民和共匪的矛盾。但矛盾這麼多，它們為什麼還不垮呢？問題是，現在的各種矛盾，都是孤立的，獨自發展的，還沒形成一個統一的聯合的戰線。我想假使有一天，這些同毛匪的矛盾，能夠統一起來，匯合到我們 總統所提出的「反共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旗幟之下，把共匪內部的、外在的各種矛盾集中起來，形成一個堅強的戰鬥陣線的話，那一天就是毛匪死亡的一天。這也就是「九大」後大陸局勢的一種趨向、一個遠景。

王修誥先生：

文化大革命將有更厲害場面

共產世界亦將有很大的混亂

各位先生，在最近所能發現的匪的東西當中，使我有這麼一點感覺，我覺得匪在去年底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與最近開的「九大」，這兩個會議的安排，與它過去的習慣有些不同。譬如「七屆七中全會」開完了緊接着開它的「八大」，這兩個會議，好像是一個會議後再重複一下，再強調一下，或是說在形式上再加強擴大一下，在實質上說，這兩個會議只是一個會議。而最近我看看去年匪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與這次的「九大」大會就有些不同了，它似乎作了一次分工，當然也不是說截然然是兩個東西，但確實可以看出它做了相當程度的分工。我根據這個意念這樣說：「八屆十二中全會」它是總結文化大革命當中政治鬥爭的這一部份。它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撤銷劉的黨內外所有職務，用這表明它八屆十二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某一任務的完成，那就是政治鬥爭、權力鬥爭這方面的任務的完成；但在「九大」中，已不再提這政治鬥爭、權力鬥爭了，它有意思想把「九大」開得向上一點，提高一點，是不是要把它開成一個更高級些的思想鬥爭性和思想教育性的會議呢？根據資料，我就是這樣看法的。

另外，「九大」以後匪報刊對於此次會議性質的描寫，幾乎都強調兩點：第一、「九大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第二、「九大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這兩點值得我們來推敲一下。關於第一點，它是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我所特別注意的是它所謂「基本」經驗。這個基本經驗應該就是初步經驗。如果不是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仍沒有提供它一個完整經驗，它也不必說是基本經驗了。從而也就可以推想得到：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後，還有第二次第三次，還要繼續推行它的鬥爭批修的，以求取文化大革命完整的經驗。那末它繼續鬥爭批修的箭頭在什麼地方呢？過去是偏重在城市，偏重在高級知識份子，偏重它的黨的高階層；今後可能要把這個鬥爭面擴大些，指到農村去，也可能要把這個鬥爭線加深些

，不僅是知識份子，就是一般愚夫愚婦也要他們接觸這場運動。唯有如此，才能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完整經驗。於是我們體會到兩點：一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上，可能還有比往者更厲害的場面出現。同時，我想，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這個基本經驗，它今天又一再強調這個基本經驗，是否意味着它要作一番所謂革命的、新的、輸出？它要把文化大革命的許許多多的經驗，向世界上近百個的共產黨推銷，也要向現在世界上十四個共產黨政權推銷，用它們的話來講，就是革命的輸出，而這革命輸出的新資源，應該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關於第二點，是它「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我想大家都能同意：馬克斯恩格斯的理論，特別注重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學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一事，則說得較少。至於毛澤東思想，從他的「新民主主義」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其他著作中看，多半也只論到中國革命是先有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後再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有人說毛是「二次革命論」者。但是到了現在，從他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過程看，那我們可以體會到毛澤東修正了它以前的意見，他再不是一個兩次革命論者了，他是不斷的革命和無窮盡的革命論者。這點非常重要，對於國際共產黨運動來說，差不多使它進入一次新的里程。現在，正當共產主義集團十四個國家當中，出現修正主義、出現思想大分歧的時候，這個繼續革命的學說，可能導致他們分歧的擴大，分裂的加深。當然，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說，直接可衝激的是十四個有政權的共產黨國家，但是我想毛澤東未見得很成熟的，也未見得很小心謹慎的，僅只限於把它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推置於這十四個共產黨國家。他的野心可能不僅於此，他可能具有一個更大的衝動，要把這學說推廣到世界上八九十個有共產黨的地區，讓它們先在思想上、意識上作一番準備工作。如果一旦無產階級專政了，那是應該繼續革命的，現在還沒專政，可以作為教育性的先期工作。由此，不難看出毛匪九大以後對外（對共產黨地區）的策略。不管它是直接的以十四個有政權的共產黨國家為對象也好，或是間接的以全世界八九十個共產黨為對象也好，其結果都勢必要造成共產世界一次很大的混亂。我們是否可以把它們注意匪情的焦點，再放廣一點，透深一點，注視共匪「九大」與全球共產黨運動的局勢呢！

姚孟軒先生：

召開九大是新權力鬥爭的開始

經濟危機將導致大陸更大混亂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已聽到各位的高見，我想作幾點補充，第一點我想說明的是，九全大會以後大陸的基本情勢與九全大會以前的大陸基本情勢，實際上沒有變化，在九全大會以前的基本情勢是什麼呢？毛澤東已經打倒了劉少奇，但是並沒有能夠肅清敵對勢力。第二點是毛澤東已經完成了省市一級的奪權，但是省市以下的奪權，特別是農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他還沒有辦法控制全局。其次，在九大以前，除了敵對勢力的反抗，毛澤東所遭遇的主要問題，還有中央權力的削弱，軍權的膨脹，和地方勢力的抬頭，這各種因素，又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的傾向，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甚至一種無政府狀態。九大以後這些問題有沒有解決呢？都沒有解決。假定說九大有變化的話，唯一的變化是毛澤東憑藉九大，重新建立了中央的權力，但是中央權力的重建，又引發了新的問題。日本報紙曾登載一段消息，說在四月十四號的晚間，北平街頭已經出現一些宣傳車輛，車輛上懸掛的巨幅標語是慶祝九大勝利閉幕，但是到第二天，這標語就換掉了，而「九大」也沒有閉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九大原來是預備在十五號結束的，但結果又延長了九天之久，這九天的時間，主要是用來商量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名單。根據共匪發佈的新聞公報，候選人名單的確定曾經經過七道手續，可見是怎樣的難產。再從新選出的九屆中委會人事陣容中去看，老人大部份被淘汰了，八屆中委和候補中委，現在還活着的一百七十人中間，能夠連任的只有五十三個，被淘汰了一百一十七個，因此，我們不難想見，在九天的幕後衝折中間，新舊勢力曾經經過一番激烈的權力鬥爭。第二點，匪黨九屆中委會是以新崛起的「文化革命派」為主體所組成，而「文化革命派」內部的權力分配，表面上雖然維持匪軍、領導幹部與羣眾組織代表的「三結合」，但實際是軍權一枝獨秀，其次是地方勢力的抬頭。在新中委會二百七十九個成員中間，軍人佔一百二十二個，地方軍政幹部佔一百七十個以上。二十五個新中央政治局成員，軍人佔十一個，專任或兼任省級革委會主任及副主任的有九個，如此衆

多的軍人，如此衆多的地方幹部，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進入黨的中央政治局，這在匪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局面，在幕後一定經過一番權力的搏鬥。而值此地方尾大不掉傾向始終無法扭轉之際，軍權與地方勢力的過於膨脹，對毛澤東來說，實在是並非佳兆。因之，「九大」的召開並不是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是新權力鬥爭的開始。這是九大所造成的第一個問題。

「九大」所造成的第二個問題是在政策方面。我們看林彪的政治報告，在對外政策方面比較完整，但在對內政策方面則殘缺不全，它一方面提出一個新的戰略理論，就是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一方面對文化革命的當前任務，有比較週詳的安排，但在這兩個之間，即如何依據這個戰略理論，確定今後對內各方面的長期政策，却留下一片空白，對文化革命所造成的許多重要問題，如偽政權的改組與重建問題，經濟問題，教育改革問題等，也沒有交待。爲什麼會留下這片空白呢？九大的新聞公報說：政治報告會經過逐句逐段的討論，並提出許多修改和補充的意見，這個報告從向「九大」提出到公開發表，又經過二十七天的難產期，其間至少動過兩次手術。由此不難想見，政治報告在九大曾引起激烈的政策爭執，爭執的結果是使林彪在對內長期政策的方面交了白卷。

共匪現在怎麼辦？林彪說：文化革命還沒有結束，當前的任務是繼續完成鬥、批、改，他並且提出鬥、批、改的五個重點是：（一）用比較緩和的手段來解決幹部和知識份子的問題，同時，解決基層問題，特別是農村問題，林彪說：要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單位，一個一個學校來解決鬥、批、改的問題。（二）加緊整黨建黨，希望透過整黨建黨，重新建立地方的核心控制力量。我們知道共匪控制爲政權，控制軍隊，控制整個社會，都是靠它的黨，黨是它的核心控制力量。現在它的黨瓦解了，所以九大以後要重新建黨，重新建立對地方的核心控制力量。（三）偽政權的重建問題。林彪報告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僞中央與地方兩種政體並存的反常狀態，必須改變；到現在名義上仍然由劉少奇擔任的僞「元首」職務，更必須儘快循正常途徑，加以撤換，如果無意外變化，共匪在今年「十·一」僞慶以前，一定要採取行動。（四）繼續試辦「九大」以前就已經開始的各種改革，像教育的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其他各種各樣的改革。（五）恢復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這五個方面的前四個方面，都涉及到權力鬥爭與政策

鬥爭問題。九大以後，毛澤東要穩固他新建立的中央權力，還要經過一番搏鬥，要重新建立地方黨的組織，改組及重建偽政權的組織，更要經過一番搏鬥。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建黨建政的過程中間，可能引起的地方勢力同地方勢力的鬥爭，以及地方勢力同中央之間的鬥爭，我們知道，現在地方各級革委會是黨、政雙重權力機構，將來地方黨重建以後，革命委員會就變成單純的行政機構，並且要受新建立的黨組織的控制，而現在地方革委會的大權，實際上是控制在軍隊的手裏，重新建黨作爲核心控制力量，勢必要削弱地方上軍人的權力，因此，軍隊與地方勢力，同重新建立黨權之間，有矛盾與衝突，地方各派勢力爲爭奪黨權，也會爆發新的權力鬥爭。中央與地方爲政權的改組，在權力的分配上，也必然會引起爭執，毛澤東要完成上面所說的幾個任務，會引起新的權力傾軋。

其次各種改革的試驗，特別是教育改革的試驗和人民公社體制改革的試驗，現在已發生很多問題，在毛派內部意見也十分分歧，將來在繼續推行下去，政策的爭執更難以避免。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拿匪黨新舊中央的人事陣容作個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新的中央無論就知識水準、政治經驗與領導能力，比以前都差得很遠。過去共匪黨政兩座大廈，是以卅年代知識份子出身的一批黨員，作爲它的鋼筋骨架，今天這批卅年代知識份子黨員大批被清洗掉了，這無異於把黨政這兩座大廈的鋼筋骨架，給拆掉了，在元氣大喪以後，共匪要重新建立像過去一樣水準的黨的組織，要恢復像過去一樣的控制能力，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

經濟問題也是共匪面臨的一個，今年二月以來，共匪報刊不斷地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要拿革命來統率生產，要「抓革命促生產」，共匪解釋爲什麼要拿革命來統率生產呢？它說政治上的老大難問題，假如不解決，那麼生產上的老大難問題，肯定地沒有辦法解決。又說，假定要先解決政治上的問題，不先抓革命的話，敵人就會乘機起來，破壞生產，換句話說，文化革命對共匪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的嚴重。今天文化革命既然要繼續下去，混亂的局勢就不能改善，那麼，要恢復工業同農業的生產，也就非常困難，假定今年工業同農業的生產，還繼續衰退下去的話，對於共匪政權的穩定，實在是個很大的打擊。我們知道三面紅旗以後所引起來的許多問題，導因於經濟的危機，經濟危機進而就引發政治的危機，政治的危機演變

到最後，就爆發了文化革命，但是今天共匪的控制力量，比較三面紅旗時期要削弱得多了，假如今天在經濟上再發生一次危機，大陸的混亂局面將更難

收拾。現在時間到了，我補充的意見到此結束。

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現在我想綜合各位的高見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九大」以後的中共，實質上是變了，它已經由所謂中國共產黨，蛻變為毛澤東的私黨，就是變成為在毛澤東操縱指揮下的一個軍事冒險的武裝集團。其特點是軍人控制一切。新產生的「九大」中委軍人幾佔一半，而其政治局則有一半以上是軍人。這個毛共武裝集團，在其武裝叛亂和軍事冒險的過程中，處處都依靠武力，它竊據大陸是靠武裝叛亂，打倒劉、鄧是靠軍事陰謀，而其收拾大陸動亂殘局，則靠的是武裝鎮壓。現在不僅「九大」中委和各地革委會主要負責人是軍人的天下，即是以後新建立的偽中央政權，也必然是軍人獨裁的統治機構，而其政策，則必定是殘民以逞的暴政和黷武主義的冒險路線。這是毛澤東戰爭萬能論必然產生的結果。

第二、林彪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毛澤東的所謂不斷革命論，所謂新的四大矛盾以及最後勝利的問題，作為毛共這次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後二、三、四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作為與俄共及各國親俄共黨鬥爭的武器。林彪認為他引證了馬克斯列寧的若干說法，來論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是對馬列主義「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實則它與馬列主義并無相同之處，而且所引證的也只是斷章取義與有意的歪曲和修正。毛澤東的所謂「學說」，就其內涵來講，恰恰與托洛茨基主義相近似，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與「最後勝利」觀點，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點是一致的。毛澤東的「戰爭萬能論」與新的四大矛盾和第四國際的唯暴力論與攻擊俄共的論點也是相同的。毛澤東過份誇大精神對物質的反射作用，誇大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統帥作用，和馬列主義完全是背道而馳。其所以要製造這些荒謬「學說」，主要是為反修，是為與俄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及為其對外擴張侵略樹立「理論」基礎，同時也為其以後的不斷鬥爭、整肅、屠殺製造輿論，逼使大陸同胞永遠成為飢寒交迫的「社會主義」的奴隸。

第三、在軍事獨裁以及「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上，毛共今後總的政策路線，顯然是一個冒險的、左傾的、黷武的暴力路線，這條路線雖說要推行三大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其重點和目的是「備戰、備荒」，準備大打，也準備小打，即在戰爭動員的藉口下，驅使大陸同胞為其黷武主義的擴張侵略犧牲一切。因此，在其對外政策上，雖也重彈和平共處五原則濫調，但其基本原則是「三反」（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一線」（反俄反美統一戰線）、「九支持」，而以向東南亞擴張侵略為第一優先；尤以毛共新的四大矛盾論，已經推翻了過去高唱的「中間地帶」理論，也修改了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論點，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都是它的敵人，這顯然是一條四面樹敵、自陷孤立、瘋狂冒險而又自掘墳墓的政策路線。若干姑息主義者，欲在毛共和平誘餌下討便宜圖利益，無異是與虎謀皮養

癩貽患！

第四、在這種政策路線之下，縱使毛共公開宣告第一次文革結束，大陸偽政權也無法穩定下來。緣因林彪的報告沒有一句話說要改善人民生活；何況改善人民生活，已被毛共視為修正主義。毛共對大陸同胞的要求，是無衣無食無休止的為其賣力賣命，這就必然迫使大陸同胞繼續起來反毛反共反對毛偽政權。再加林彪的報告特別強調今後要繼續進行鬥、批、改，并把這一鬥、批、改推向全面，深入基層。今後整個的大陸必定繼續動亂不息。同時農村與農民問題仍然繼續存在，並將擴大惡化。今天農村人民公社，還是繼續調整時期的緩和措施，這與不斷革命論完全是不相容的。因此，毛共要教育下放，商業下放，青年知識份子下放，並改造領導班子，這些都是為恢復三面紅旗作準備，農民當然看在眼中，他們必然再度起來反抗毛共暴政，如果再結合千千萬萬下放的青年，共同起來高舉反毛救國義旗，參加反抗鬥爭，那麼，毛偽政權便更有動搖崩潰的可能。兼之毛共內部的新鬥爭，又在醞釀和發展之中，更足以動搖其統治的基礎。由此推論，今後大陸情勢，雖然不像「文革」激烈鬥爭時期那樣到處武鬥流血，可是要局勢安定那是絕不可能的，同時毛偽政權在此情勢下還有傾覆的危險。

第五、林彪在報告中承認以後的鬥爭還有反覆，承認還要繼續鬥爭。這種鬥爭可能先從三結合內部開始。毛共自上而下的所謂三結合，實際就是三方面相互鬥爭的暫時休戰，時機一到，新的鬥爭就會發展起來，尤以三結合機構中的軍權膨脹，乃是其中的關鍵。現在軍事到農村、到工廠、到學校，軍人干涉一切，軍管一切，這必將引起其內部的嚴重鬥爭。雖然毛共積極整黨建黨和建政，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藉口下，實行其殘酷的整肅屠殺和鎮壓，但其內部反毛反共的力量並沒有被消滅，相反的，這股反毛反共的力量，還正在向農村基層發展，在三民主義的思想影響下，在討毛救國的號召下，正為推翻毛共而勇敢戰鬥！

本所出版期刊及叢書價目表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問題與研究月刊(全年)	六〇〇〇	五四〇〇
ISSUES & STUDIES	二四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
英文月刊(全年)	八〇〇〇	五六〇〇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
中共的土地鬥爭	八〇〇〇	七二〇〇
歷史寫下了答案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論數索引	二八〇〇〇	二二四〇〇
(中、英文本)		
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		
第二冊 · 郭華倫著		